琴台客聚

何以禁煙苛而禁毒鬆？

潘國森

筆者年輕時香港的煙民沒有像今天的被「污名化」、「妖魔化」。政府不大可能全面禁售大規模生產的「紙捲煙」（Cigarettes，俗譯「香煙」），近年的反吸煙宣傳已把「抽煙」（Smoking）描繪成一種慢性自殺，而且還可以殺人。社會公議普遍認為煙民得肺癌是因為抽煙；不抽煙的人得肺癌則是吸了「二手煙」（Second-hand Smoke）！

「藥物濫用」（Drug Abuse）與「吸煙」這兩種「物質濫用」（Substances Abuse）行為比較，哪個更能殺人呢？看來沒有「二手濫藥」這回事，不過有人濫藥後發狂，同樣會「死得人多」！

先前有官員明言，政府投放更多人力資源處理精神病問題，未必會有很大的功效。筆者擔心純粹增聘醫護和社工而不從「源頭治理」，或有揚湯止沸之失；厲行掃毒禁毒，才是釜底抽薪的妙招。筆者無法知道有多少比例的精神科醫生和社工會認同，甚至贊成和推廣「娛樂性用藥」（Recreational Use of Drugs）的概念。如果當中有專業人士依據自己的專業理解，鼓吹這種「美化吸毒」的思潮，筆者深怕會「教壞後生」！

今時在香港甚少聽到有人用「道友」來形容「吸毒者」，甚至「吸毒」也變成許多人「難於啟齒」的廢舊用詞。有旅居加拿大的老友抱怨其居住的社區有政府出資為「濫藥者」提供「衞生安全」的針筒，結果是「濫藥者」以怨報德，用過的針筒隨處亂棄，對守法良民構成嚴重風險！近日美國紐約政府甚至加入「販毒」，在原本治安尚可的社區安裝「自動販毒機」，什麼「藥品」、針筒、男用避孕袋……都公開發售。「濫藥者」的人權和自由得到高度維護和保障，用過作靜脈注射毒品的針筒常在有小孩去遊玩的公園被棄置……這些可怖的場景似乎離我們極為遙遠，但仍屬不可不防。

筆者有時候會想到，此地醫學界和社工界會不會袒護「濫藥者」過了頭？現時的常規操作會不會「禁煙苛而禁毒鬆」？會不會過分擔心傷害了「濫藥者」的弱小心靈？今天的「濫藥者」有多大的風險成為明天的「精神病患者」？

大概十年前曾有過「強制驗毒」的爭議，結果是反對方勝出，最主要的理由是「侵犯人權」云云。以在學校執行強制驗毒為例，如果要前線老師決定哪個學生要強檢，結果陽性是及早發現個案，或有利於及時處理。萬一是陰性可能就麻煩了！老師應該向「受冤枉的」學生道歉嗎？若然，以後這位老師還有什麼管治威信？筆者認為這種事只能請校長大人代勞了。若是交通警察懷疑個別司機酒後駕駛，可以強制做呼氣測試，酒精不超標也不用向司機道歉。這樣是為了「公眾利益」凌駕了「個人私隱」，或者虛無飄渺的面子？

筆者拿禁毒與防治精神病相提並論，或會惹風馬牛不相及之譏。若日後立法令前線警察有權讓誰強制驗毒，陰性也是還當事人一個清白，有所冒犯仍是要請警務處長代為道個歉。學生吸毒（或濫藥）是要防微杜漸的大事。

吸煙能殺人，吸毒亦能殺人。

人生憑關處

「內卷」記

童心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卷」這個多音字，開始流行起來。「實在是太卷了！」話語中間，往往帶着幾分嘲諷和無奈。起初，我一直無法理解，「內卷」究竟為何意。直到前兩天，我和一名非常優秀的內地生交流，談到內卷，她嗤嗤地笑出聲來。「老師，你在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是不是作業不多、課外輔導也不多，一路下來都特別開心。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和你的同齡人都這樣，誰都不會攀比多做了多少練習題、多上了多少輔導班？」我一聽，連忙點頭，太對了！那個時候，真是幸福極了，大家在拚學習能力、拚單位時間效率，不會去拚「額外」的耗時。「可現在，我們起早貪晚，要互相比，誰比誰起得更早，誰比誰睡得更晚，誰上的課外輔導多。比到最後，就發現，其實大家又到了差不多的起跑線，對於競爭來說，並沒有多大的本質改變。」我似乎懂了一些。

我不禁想起一個比喻：電影院裏，大家都舒服地坐在靠背椅上看電影，然後有人覺得站起來看更清楚，於是就站了起來看得津津有味。其他人觀望了一陣，發現並沒有人阻止這個行為，諗住如果自己不站起來，或許就吃了虧，便也都站了起來。站久了，大家都覺得很累，但沒人敢也不願意再坐下舒舒服服地看電影了，因為周圍的人都站起來的時候，你坐着，其實根本就看不見了。都坐着，同都站着，其實大家都在同一個高度，犧牲的卻是觀影的舒適感。

其實內卷的又何止是學生？老師也在卷，只不過成年的這種卷，更多的是職場的機心。我有一位同僚，下午4點前，是絕不會認真處理事情的，過得斯文悠閒。4點一過，很多人都下班離開，她便開始忙碌起來，每每校長、校監經過，看到她下班後的時間裏仍然奮戰不休，自然是滿意，時不時就會高調表揚。她便如得到了職業發展的秘訣，愈發地在下班後的時間勤奮。有新畢業的年輕老師也如此效法，校長的表揚也開始變得不那麼稀罕。但風氣卻已然被帶動起來，我看他們每到晚飯後還在教研組奮鬥的樣子，就禁不住搖頭：為工作投入更多的時間、付出更多的精力，本來是一件快樂又欣慰的事情，卻因「為了加班而加班」的刻意內卷，而變得如此功利又無奈，值得嗎？

說到底，內卷這回事，在任何年代，都似乎難以完全杜絕，也沒必要太憂慮。用人生的智慧和個人能力去好好地做自己，忠實於自己的內心，比什麼都重要。

心窗常開

情牽《帝女花》65年

潘金英

《帝女花》粵劇專業版（65周年重塑經典）萬眾期待下終於公演了，還會在7月28至30日到澳門巡演！

桃花源粵劇工作舍為向任劍輝、白雪仙、唐滌生3位藝術家致敬，為公演大氣魄地策劃了9個文化項目，惜去年1月6日首演遇上疫情第五波，表演場館封閉；幸好今年6月7日至18日終可捲土重來公演15場，更邀請不同年代之5位文武生，與7位花旦傾力交替演繹長平公主與駙馬，富薪火相傳之深義。

《帝女花》在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開鑼，大堂除設有歷史展覽，讓觀眾入場前可欣賞此戲寶的歷史，後續更有學生及教育專場以茲承傳，難能可貴，吸引觀眾駐足打卡細看。

好戲綻放光芒，《帝女花》流行65年而百看不厭，今重塑經典更是驚喜連場。專業版富創意及舞台美學，以亂世動盪的時代為背景，演述長平公主歷劫山河、改朝換代後，與駙馬周世顯恍如隔世，縱使重逢也不便相認。駙馬一言驚醒她，為葬父救弟而忍痛還朝，為求可達成心願，她不屈降清而與駙馬最終雙雙自殺殉國。

新版糅合唐滌生舞台版與電影版劇本，增補亡國之君崇禎罪己自縊一場，以髮披面謝罪，富感染力又精警。精彩戲寶讓我們過足戲癮，看到情與義、苟且偷生、光榮殉國、識時務或守貞節的抉擇，榮華富貴與擇善固執的價值取向，忠臣不事二主，中國傳統道德與利字當頭的衝擊，好一場精神饕餮！

《帝女花》情節曲折，情感跌宕，公主徽妮為何會書表望葬父救弟？事緣駙馬別離一載苦相思，情深意篤，庵遇公主卻不認；唯以死謝戀，佛門驕女終認夫了。但後來她誤會世顯折腰攀富悔心間，查實夫意假書降書上表，要換得為崇禎發喪入土皇陵，放稚弟人質不作階下囚。世顯計謀雖好，亦須公主配合方成。如清帝不從，公主駙馬即守忠孝之義，在清廷完婚時雙雙到含樟樹下飲砒霜自殺留聲名。看到尾聲《香夭》，確是一段飽含悲歡的歷史，這經典戲寶之感情糾纏，豐富感人，但覺其折射出來的現實意義也極深刻！

欣賞《帝女花》近3小時演出，男女角及眾演員皆魅力十足；為存忠孝、殉情明志的結局，夫妻合唱曲詞給觀眾留下震撼力量！全劇反映人的內心與精神對情義忠孝的追求，刺激人們重新思考為人處事的道德文化。

◆筆者與此劇總監葉家寶及呂志剛。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月光愛人

余似心

國際巨星李玟逝世，令人震驚心痛。她一直予人的印象是幸福、開朗、樂天、堅強。想不到她在人生的舞台上承受着巨大的壓力，終於令她喘不過氣來。社會上四周都有不少人基於不同原因，遭遇到無法抵擋的精神壓迫，我們如能注意並學習多關心身邊人，在他們處於人生低谷時伸手相助，拉他們一把，可能就避免了悲劇的發生。

據報道，李玟近年受着婚姻和健康的多重巨大打擊，縱使如此，她站在舞台上仍是那麼一貫出色地、渾身是勁地、笑容燦爛地、散發魅力地演出，誰能想像她在台下是痛苦地活着，以致把她壓倒了？

我重聽那首由易家揚作詞、譚盾作曲，她其中一首成名作《月光愛人》，當中的歌詞像訴說着她離世前的心聲「……不想醒過來，誰明白，怕眼睜開，你不在……我願為了愛沉睡，別醒來。永恒哪在不在，怪我的心放不開……北極星帶我走……把愛找出來……孤單的我想念誰？誰明白……等待真心人把我吻醒，我願為了愛沉睡到永遠……」或許李玟待愛的心只是沉睡着。

精神上的苦，有時較肉體上的痛更讓人受折磨。身體痛或有強力的止痛藥可暫減輕，精神上的苦纏繞心靈，像困在肉體內無法釋放，逐漸被吞噬，不能形容，也無從表現出來。這苦伴來孤單落寞，患者常感自己在單打獨鬥。

久不久便聽到患產後抑鬱症的母親殺害了初生子女，這種到達了甚至無法自控的抑鬱程度，實在令人心酸。

◆令人懷念的李玟。

精神抑鬱問題開始受關注，以往被形容為「黐線」的人，其實需要家人、朋友和其他人多體諒和關心。如發覺身邊人行為反常、處於離群或情緒低落中，請去了解他們的情況，多關懷和扶持，以人間有情作為良藥，安撫他們的心靈，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的。

百家廊

紅塵一粒珠

李雲娥

歲月悠悠，時光淺淺，很多事物都隨流水而逝，有的卻依然頑強抵擋着時間的收割，五峰鎮的「紮故事」、「藍印花布」、「呂霞莊」就是如此。

「紮故事」是個啥？就是把故事裏最主要的人物紮出來，用紮的藝術形式刻畫形象，相傳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作品大多取材於民間故事和古典文學作品，如《白蛇傳》、《劉海砍樵》、《西遊記》等。

「紮故事」的器具比較特殊，下面是個農村裝穀的四方櫃子，兩邊七纏八繞緊緊綁着兩根大木棒，由4個青壯年男子抬着，像抬花轎。不過這花轎很高，有兩三層樓高，上面用鐵棍、鐵椅焊接起來，鐵椅上分層站着兩三個7歲左右的小演員。孩子都是從學校精挑細選來的，膽大、機靈、漂亮，她們化着美美的妝，扮演劇中主要人物。傳說紮了故事的孩子都好養好帶，長大了特別有出息，所以凡是被選中的孩子都歡喜雀躍的，中了狀元一般，雖然被紮在高高的椅子上，有點害怕緊張，但新奇刺激遠遠戰勝了恐懼。

「紮故事」以其新、奇、險的特點倍受人們青睞。每當重大的節日來臨，五峰鎮就會以獨特的「紮故事」的方式慶祝豐收的喜悅，犒勞自己的辛苦，徹底放飛自我。方圓百十里的百姓都紛紛前來觀看，街上看客水洩不通，熱鬧非凡。五峰鎮是名副其實的「紮故事藝術之鄉」。

「藍印花布」是五峰鎮的另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它是一種傳統的鏤空版白漿防染印花，又稱靛藍花布，俗稱「藥斑布」、「澆花布」，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年歷史。藍印花布的布上有特殊的標誌——冰裂紋。藍印花布的圖案吉祥喜慶、取材於百姓喜聞樂見的民間人物，但更多的是由動植物和花鳥組合成的吉祥紋樣，採用暗喻、諧音、類比等手法盡情抒發了民間百姓憧憬美好未來的理想和信念。

以前，女兒出嫁時一定要帶上一條用靛藍布做成的飯單，衣被箱裏必定會有一兩條藍印花布被面，一般是龍鳳呈祥，鳳戲牡丹的「龍鳳被」，稱之為「壓箱布」。如今隨着旗袍的流行，藍印花布更加受到人們的青睞。用藍印花布縫製的旗袍那真是美得讓人心顫，把女人玲瓏的曲線展現得淋漓盡致，江南女人的溫婉嬌羞水一般滲出，也襯得肌膚如玉石一樣晶瑩光滑，藍印花布的豐富內涵通過一件旗袍，一個女人表現出來，一顰一笑，一招一式都透着古典美，沉靜美，氣韻流動，顧盼生輝。旗袍的瀟灑畫意與濃郁的詩情，和藍印花布的獨特圖案、獨特風味完美結合，把女性賢淑、典雅、溫柔、清麗的性情與氣質展露無遺。

「呂霞莊」坐落於圍牆院子，是清朝道光年間一個知府的府邸、一座古老的莊園。「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揚，荷鋤覘泉脈。」此類詩句就是來源於呂霞莊這種村落。

從槽門進去，是一排排條形青石鋪就的台階，經過風雨的打磨，條石變得光滑、瓷實，藍天的湛藍洇進石板，石板是鋪在地上的另一個藍天。踏上石板，似乎能聽到悠長歲月的回響。上六級台階往裏走三進深，到了祠堂。祠堂兩邊都有三排住房，每排三棟。藍灰的青磚砌牆，黑色鱗瓦蓋着寧靜，蓋着幽深的往事。牆壁上有油脂閃光，也有蛛網駐足，粗大的樑柱，上面留下無數時光裂縫和光陰的褶皺。窗戶雕刻着精緻的窗花，門板上層也鏤刻着漂亮的花紋，看起來古色古香，置身其間，彷彿返回時光深處，看到楚漢明月的餘暉。地面鋪砌的青石，踩出深淺不一的酒盅，斟滿了遠去的足音與故事，斟滿了生活的酸甜苦辣。養在野外的清風拂來，想和人徹夜長談。鳥鳴在堂中合奏，竹濤在屋內迴盪。和鬧市的高樓大廈相比，自有一番古樸風味，像個遺世獨立的孤傲公子，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卻身份高貴。這些斑駁古舊的院牆，容顏蒼老，早已褪盡最初的顏色，殘瓦之上攀生出一叢一叢青草，在微風中輕輕搖擺。在這深深的庭院裏，曾發生過多少哀婉纏綿，令人泣血的故事。

現在的莊園只有幾個古稀老人在留守。煮飯用的是古老的鐵鍋子。木柴在灶膛裏炸裂，發出劈啪劈啪的響聲，炸出一股自然的草木清香。大骨頭在鍋裏煨着，灶裏的火一直「活着」，鍋裏的湯也噗噗地「活着」。老人端着青花瓷碗，舀一碗熱湯，漂幾綹碧綠的葱花，葱香喚醒了肉香。坐在門檻上，一口一口慢慢嘬着，一碗簡單的美食帶來了閒適和慵懶，讓靈魂有了棲息的地方。獨特的飯菜香味在院子裏縈繞，生活的原汁原味全在裏面，這大概就是世人追尋的人間煙火吧。屋前不時有在外逗留玩耍的雞鴨回來討食，小狗裝模作樣地叫喚幾聲。此情此景，不由得想起陶淵明的詩：「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對於一個在塵囂裏勞累的現代人，這是多麼愜意的神仙日子呀。

遙望黃昏中的五峰鎮，像一粒粉紅的明珠，炊煙與霞光同在，一切都在。

網人網事

開盲盒式旅遊

狸美美

書接前文。自從憋壞了的當代青年集中爆發了「特種兵式旅遊」潮後——他們最近又火速躺平了。主要是在動輒30小時往返1,300公里連刷6大景點的長途奔襲下，肉體凡胎真撐不住，可一勉二萬萬不能三，最後只空留一顆速龍小隊心。但肉身拉垮，不代表靈魂就能停止騷動，「特種兵式旅遊」不合適的話，那就再換一種遊法，比如，「開盲盒式旅遊」。

「開盲盒式旅遊」在內地有一個更專業洋氣且流傳廣泛的名字叫Citywalk，翻譯過來即「城市漫步」，再翻譯成大白話就是「瞎蹓躂」，指的是沒有計劃、不設目的、無須打卡、隨心所欲地在一座城市漫遊。可以搭車，可以騎行，但最正宗的必定還是用腳丈量。遇到綠燈不妨直走，遇到紅燈那就隨機轉彎，在無名的小店駐足，被人間的煙火打動，深度探索，邂逅驚喜。一路走來就像開盲盒，永遠不知道在下個轉角會發現什麼。

在這裏插播一點Citywalk的歷史。據說Citywalk最早起源於英國倫敦，作為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著名城市，漫步確實是倫敦的最佳打開方式之一，而人們也熱衷Travel as local（像當地人那樣旅行）的理念。原本的Citywalk是有具體路線和導遊的，比如London Walk（倫敦漫步）就至少開發出了100多條徒步線路。之後，Citywalk的旅行方式拓展至全球多個著名城市，比如巴黎、阿姆斯特丹、京都等都是Citywalk的一流城市。還有香港，旅發局官網就推薦有經典的Citywalk路線，更有熱門的敞篷觀光巴士黃包車。

而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一波內地的Citywalk潮，其實和傳統的Citywalk並不太相同。相較於其他旅遊城市對Citywalk的成熟開發，內地相關產業還處在非常萌芽的階段，商業介入寥寥無幾，官方指引相對稀缺，科學、細分和人性化的線路設計非常鮮見。目前內地青年的這波Citywalk主要處在以社交媒體私人攻略為參考的野生狀態，也因此，沒有成熟路線和導遊的內地版Citywalk，對歷史人文景觀等方面的深度體驗偏弱，但卻更加隨意和無目的性，更注重「體會在地性」和「探索人與城市的連接」，這也是小狸之所以更願意稱它為「開盲盒式旅遊」的原因。

媒體日前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包括「特種兵式旅遊」在內的若干新型旅遊方式中，有82%的受訪者首選Citywalk，遠高於其他競品。人氣如此，大概是因為，不管是傳統的Citywalk，還是被中國的互聯網新一代解構的新版Citywalk，與盲目打卡的「特種兵式旅遊」相比，它是從身到心都更舒適也應該是更美好的一種旅遊方式。就像刺蝟公社說的：「特種兵式旅遊是一種對現實的重複，而Citywalk則是傳播一種想像。」

「特種兵」與「開盲盒」，除了都省錢之外，在其餘方面幾乎完全對立。那麼，當代青年出遊，除了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外，還有別的選擇嗎？當然也有，那就且再聽下回分解。

（《當代年輕人打開旅遊的方式之中》）

信而有征

禮 物

劉征

最近參加了一個討論會。在會上，有位女士提出了一種唯物主義愛情觀。即，戀愛當中就是要收到禮物，因為這份禮物會帶來雙重快樂，它既代表物的獲得，更代表愛。

這位女士的表達算不上什麼驚世駭俗的措辭。對於大多數收到禮物的女性來說，收到禮物的欣喜確實是複雜的。而且精神分析大師拉康也曾經用一杯水的例子表達過這種心理的普遍性。他說，當我們索要一杯水的時候或許起因於一種物質層面的需要，它代表「我渴了」。結果，當這個訴求被拒絕之後，我們所受到的傷害卻不是來源於這杯水，而是一種情感受挫。所以，人類有一個有趣的補償現象，在經濟特別糟糕的時候，或者在物質生活不夠富裕的鄉村地區，人善於運用多種方式表達情感而不是給予物，並因此形成了一種僅僅通過言語或者過分的熱情造就的人情世故。

所以，倘若你遇到這樣的表達，千萬不要覺得這種措辭不誠懇，因為它的目的並非出於惡意，恰恰相反，這種言行只是避免你因為沒有獲得實質性的幫助受到情感的傷害。如此說來，誇張而頻繁的人際關係就表達了兩層含義，恰如其分的天性，以及因物質的貧乏產生的、無限的情感彌補。在這種情況下，物質離開了唯物主義當中實體牢牢佔據的優勢，變得不再那樣不可或缺。然後，眾人的交往就顯得十分親熱。

我們會發現傳統風俗當中大量的節慶都是為了讓人們聚在一起而設立的。逢年過節，相互之間禮尚往來，但這禮物並非真的有什麼實際價值。因為按照慣例，收來的禮物都得回禮。有時，禮物收得多還會鬧出笑話。賓客剛被送走，主人就發現自己前幾天送出去的禮物又回到了自己家。一時半會兒，他也搞不清到底是誰搞錯了。是對方把自己送出去的東西又還了回來，還是這禮物輾轉從一家到另一家，再回到自己手中。逢年過節，這種事可不少見。但沒有人會為此而生氣。充其量會嘟囔幾句，很快就按下不提。他只是在心裏盤算：正月十五之前，這禮物還可以派上用場。

無論如何，這些禮物是脫離了物質層面的用途，成了一種純交流。這讓我想起西太平洋托比島（Trobriand）島民的一種特殊贈禮——庫拉圈（Kula Ring）。馬林諾夫斯基在對他們進行人類學觀察時發現庫拉圈的交換是出於純友誼的禮節。而這種現象絕對不是個案，內蒙的哈達，漢族傳統當中過年派發的紅包，婚喪嫁娶的禮金都屬此類。據說廣東地區的紅包直到現在還是純禮節性的。逢年過節，大家都會興高采烈地送出去無數個紅包，一打開，卻只有幾塊錢。但是喜慶的氛圍因為紅包沒有成為一種負擔而愈加快樂。溫州地方嫁女兒的禮金聽說不少，但是這些禮金最終都會足額甚至加倍地變成陪嫁再配到婚慶當天，以示隆重。這隆重既是對親家的尊重，又是對女兒的重視，也是對這段婚姻關係的首肯。儘管現在這種風俗在許多地方都演變成了高額禮金，但大家都批評這種現象，剛好是因為它實際上是把商品社會那一套價值關係移植到人情社會當中來了。

而一個理想社會當中的禮物，正像莫斯在《禮物》當中所說，不是禮物具有的兩種形態，情感的，或者功利的。而是一種結合，一種水到渠成和水乳交融。送給一個愛書的人書，給予一個需要金錢的人錢。